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八十四

繫四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孔子弟子傳

宰予字子我利口辯辭既受業問三年之喪不已久乎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義也

衛波傳宰我謂三年之喪朽者既枯于斯可矣顔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之懐子

雖美辯其能改三年之喪哉父母天地也天崩地壞

為之三年不亦宜乎

宰我問五帝之德孔子曰予非其人也史記五帝問見大戴禮說支離不具録

宰我曰予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為野土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

物之精制為之極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聖人以是為未足也築為宫室設為宗祧以别親踈遠邇教民反古復始不忘其所由生也衆之服自此故聽且速也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肝肺首心見閒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記祭義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

祀之也埋少牢于大昭所以祭時也祖迎于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問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歴試諸艱已而納之于尊顯之宫使大録萬機之政故隂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雷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于天也宰我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

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于予取其言之近類也于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孔叢子

孔叢子又曰宰我使于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衆賔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乎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非也夫三折股為良醫梁丘獲療猶有

與之同疾者家語宰予仕齊為臨淄大夫與田常為亂夷三族孔子恥之曰不在利病其在宰予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攻田成子令于軍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之鹽鐵論宰我秉事有寵于齊田常作難道不行身死庭中簡公殺于檀臺　按左傳闞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為田常所殺家語誤為宰我史記因之諸說亂之並疎

謬可笑今删正

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歳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辯史記有子貢游說而存魯弊齊破吳霸越事荒謬不載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瑉者何也為玉之寡而瑉之多與孔子曰非為瑉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

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記聘義

孔子觀于東流之水子貢問曰君子見大水必觀焉者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禮似義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淖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潔似善

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子貢

又問曰賜既為人下矣而未知為人下之道敢問孔子

曰為人下者其猶土乎扫之深則出泉汩渥樹其壤則

百穀滋焉草木植焉禽獸育焉生則出焉死則入焉多

有功而不意弘其志而無不容為人下者以此也家語韓詩

說苑畧同子路問于孔子曰魯大夫練而牀禮邪孔子曰吾

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夫子有所不知由問魯大夫

練而牀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為汝問之

問曰練而牀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夫子有所不知乎汝問非也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子貢觀于魯廟之北堂出而問于孔子曰鄉者賜觀于太廟之北堂吾亦未輟還復瞻彼九蓋皆繼彼有說邪匠過絶邪孔子曰太廟之堂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荀子

荀子又曰子貢問曰賜倦于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事君焉可息哉然則願息

事親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于妻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焉可息哉然則願息于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朋友焉可息哉然則願息耕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壙皋如也嗔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列子韓詩外傳畧同

子貢觀于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弗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子貢問喪子曰敬為上哀次之瘠為下顔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請問兄弟之喪子曰兄弟之喪則存乎書策矣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雜記記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子產晏子之所自為夫子所以與之者孔子曰子產于民為惠主于學為博物晏子于

君為忠臣而行為敬敏又問曰管仲失于奢晏子失于儉二者孰賢孔子曰管仲鏤簋而朱紘旅樹而反坫山節藻棁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賢大夫也而難為下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下家語

說苑子貢問曰今之人臣孰為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賢者也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汝聞進賢為賢邪用力為賢

邪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産也未聞管仲子産有所進也

季孫之治魯也衆殺人而必當其罪多罰人而必當其過子貢曰暴哉治乎季孫聞之曰吾殺人必當其罪罰人必當其過先生以為暴何也子貢曰子産治鄭一年而負罰之過省二年而刑殺之罪亡三年而庫無拘人賜聞之託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身勝人謂之責責者失身賊者失臣虐者失

政暴者失民于是季孫謝曰謹聞命矣韓詩外傳

新序臧孫行猛政子貢非之曰夫政猶張琴瑟也大弦急則小弦絶矣故曰罰得則姦止賞得則下說子之賊心見矣獨不聞子産之相鄭乎推賢舉能抑惡揚善有大畧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小疵家給人足囹圄空虛故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後漢書注引令本無尚書大傳子貢曰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呂氏春秋詩云執

譬如組孔子曰審此言也可以為天下子貢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謂其躁也謂其為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聖人組修其身而成文于天下矣韓非子殷之法刑棄灰于街者子貢以為重仲尼曰知治之道也重罰者人之所惡也而無棄灰人之所易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離其所惡此治之道一曰殷之法棄灰于道者斷其手子貢曰罪輕罰重古人何大毅也曰無棄灰所易也斷手所惡也行所易不閑所惡古人

以為易故行之說苑魯國之法有贖臣妾于諸侯者取金于府子貢贖人于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聖人之舉事也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于百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贖而受金為不廉則自令以後魯人不復贖矣

子貢事孔子一年自謂過孔子二年自謂與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論衡

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

也子貢曰夫檃括之旁多枉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多頑鈍韓詩外傳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悖然作色曰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操壺杓就江海而飲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又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子何言吾師之名堂衣若曰子何
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不成其任琴瑟不絞
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堂衣若曰吾始以鴻
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常相魯衛家累千金
家語子貢爲信陽宰將行辭于孔子孔子曰勤之慎
之奉天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

而事君子豈以盜為累哉孔子曰夫以賢代賢是謂之奪以不肖代賢是謂之伐緩令急誅是謂之暴取善自與是謂之盜盜非竊財之謂也吾聞之治民莫若平臨財莫若廉廉平之守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為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非親睦也

卒終于齊史記

論衡魯將伐越筮之得鼎折足子貢以為行而折足

山孔子曰越人水居行用舟不用足吉魯伐越果克之博物志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社樹有鳥神牽率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魯無克越事二說並謬

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史記　家語作三十五歲許慎說文偃作㫾象旌旗之游字子游特習于禮以文學著名家語

曾子弔于負夏衛地主人既祖塡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后行禮　謂主人已祖奠婦人降在兩階之間矣賓至而為之暫反至明日復還柩向外降婦人于

（階間而后行遣奠之禮）從者曰禮與曾子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為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于牖下小斂于户内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塟于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謂勝予出祖之言）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曾子指子游而示人曰夫夫也為習于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司寇惠子之

喪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蘭子游為之麻衰牡麻絰惠子廢適子虎而立庶子故子游變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文子悟子是扶適子正喪主之位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子游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即彌牟之喪既除喪而后越人来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

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子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叔孫武叔之母死（魯叔孫州仇也）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户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公叔木（衛公叔文子發之子）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于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為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小斂之奠子游曰于東方曾子曰于西方斂斯席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末失也（記檀弓）

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與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傅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令也君為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若終行之則有司將書之以遺後世無乃不可乎公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吾弗忍也遂練冠以喪慈母喪慈母自魯昭公始也記曾子問

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

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司士賁告于子游曰請襲于牀 禮始死廢牀而置尸于地及復而不生則尸復登牀襲者斂之以衣也 子游曰諾縣子 名瑣知禮者 聞之曰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 襲于牀者禮也後世禮失而襲于地司士知禮而請子游不稱禮而答之以諾如禮自已出故縣子譏之 衛司徒敬子死 名未詳 子夏弔焉主人未小斂絰而往子游弔焉主人既小斂子游出絰反哭子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有子與子游立見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予壹

不知夫喪之踊也予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慮賢者過于情故立哭踊之節所以殺之）有以故興物者（慮不肖者不及情故興起衰絰之物使之睹服思哀）有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慍（句疑誤）慍斯戚戚斯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制絞衾設蔞翣為使人勿惡也始死脯醢之奠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將葬有包裹牲體之遣既葬則有虞祭之食）未有見其饗之

者也自上世以来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記檀弓

與蜡言偃問禮事文繁不錄記禮運有仲尼

子游仕為武城宰家語

説苑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仁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産死丈夫舍玦珮婦人舍珠珥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竽琴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産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

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

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史記

衛人習于詩能誦其義以文學著名為人性不弘

家語又曰孔子將行雨無蓋門人曰商也有之孔子

曰商之為人也甚恡于財吾聞與人交推其長者違

其短者故能久也

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之家語

家語又曰子夏問于孔子曰商聞易之生人及萬物

鳥獸昆蟲各有奇耦氣分不同而人莫知其情惟達德者能原其本馬天一地二人三三三如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耦以從奇奇主辰辰為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為律律主麋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

七月而生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為蟲故蟲八月而化其餘各從其類矣魚鳥生陰而屬于陽故皆卵生魚遊于水鳥遊于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為蛤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蜉蝣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夏食而冬蟄齕吞者八竅而卵生齟嚼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膏無角無後齒者脂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是以至陰主牝至陽主牝敢問其然乎孔子曰然

吾昔聞老聃亦如汝之言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蜯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是故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秏土之人醜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食土者無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不治食草者善走而愚食桑者有緒而蛾食肉者勇毅而悍食氣者神明而壽食穀者智慧而巧不食者不死而神故

曰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為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為之長此乾巛之美也殊形異類之數王者動必以道動靜必以道靜順理以奉天地之性而不害其所主謂之仁聖焉子夏言終而出子貢進曰商之論也何如孔子曰汝謂何也對曰微則微矣然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曰然各其所能大戴禮同而以為孔子之言

孔子閒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横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

謂五至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畧而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于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

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威儀翼翼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子夏曰三王之德參于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

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天有
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
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清明在躬氣志如神
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
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甫及申維周
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三代之王也
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

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墻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記孔子閒居

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禮與初有司與孔子曰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記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此之謂乎子夏曰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曾子問

子夏問于孔子曰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夫子曰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鬬曰請問居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銜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鬬曰請問居從父及昆弟之仇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檀弓記

子夏問書大義子曰吾于帝典見堯舜之聖焉于大禹臯陶謨益稷見禹稷臯陶之忠勤功勲焉于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臯

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孔叢子

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可言于詩乎子夏對曰詩之于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無人亦樂亦可發憤忘食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

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以見
其表未見其裏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其奥藏之所在乎
尚書大傳孔叢子並同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
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
沸沸道之所行大哉關雎之道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
懸命也河洛出書圖麟鳳翔乎郊不由關雎之至則關
雎之事將奚由至矣哉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

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韓詩外傳

說苑孔子讀易至于損益喟然而歎子夏避席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夫學者以虛受之故曰得茍不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調

其盈虛故能長久矣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于胷中未知勝負故臞今先王之義勝故肥 韓非子

荀子子夏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恵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甲

而喪其掌

孔子曰吾死之後商也日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己者處賜也說不若己者處不知其子視其父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其草木故曰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與之化矣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處者焉家語

列子子夏問孔子曰顔回之為人奚若子曰回之仁

賢于丘曰子貢之爲人奚若曰賜之辯賢于丘曰子路之爲人奚若曰由之勇賢于丘曰子張之爲人奚若曰師之莊賢于丘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何爲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吾弗許也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

淮南子無子張

孔子曰商汝知君之爲君乎子夏曰魚失水則死水失魚

猶為水也孔子曰商知之矣子夏曰君子漸于饑寒而志不僻銙于五兵而辭不懾臨大事不忘昔席之言尸子

又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身不墮亟聞天下之大言則志益廣中論

韓詩外傳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真顓項學乎綠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

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成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新序同詩外傳又有衛靈公名勇士公孫悁而子夏往與悁論勇于靈公前說支離不載

孔子既沒子夏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史記

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曰吾聞之也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

怒曰商女何無罪也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而曰爾何無罪與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記檀弓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尚史卷八十五 六

給事中臣劉芬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尚史卷八十五

鑲白旗漢軍李鍇撰

繫五

孔子弟子傳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史記爲人有容貌資質寛沖博接從容自務居不務立於仁義之行孔子門人友之而弗敬家語

張也爲人跙踔譎詭論孟子注琴張子張也

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甚善而稱狂又善鼓琴號曰琴張

按琴張琴牢也說誤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汝乎君子明于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為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禮乎爾以為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奥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古之義也室而無

奥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記仲尼燕居家語同

子張問入官子曰安身取譽為難也有善勿專教不能勿搢已過勿發失言勿踦不善辭勿遂行事勿留君子入官自行此六路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且夫忿數者獄之所有生也拒諫者慮之所以塞也慢易者禮之

所以失也墮怠者時之所以後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者事之所以不成也懕者獄之所由生也君子入官除七路者則身安譽至而從政矣故君子南面臨官大城而公治之精知而略行之合是忠信考是大倫存是美惡進是利除是害無求其報焉而民情可得也故臨之無抗民之志勝之無犯民之言量之無狡民之辭養之無擾于時愛之勿寬于刑則身安譽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所見邇故明不可弊也所求邇

故不勞而得也所以治者約故不用衆而礬至也法象在内故不遠源泉不竭故天下積也而木不寡短長人得其量故治而不亂故六者貫乎心藏乎志形乎色發乎聲若此則身安礬至而民自得也故君子南面臨官不治則亂至亂至則爭爭之至又反於亂是故寬裕以容其民慈愛以優柔之而民自得也已故躬行者政之始也調說者情之道也善政行易則民不怨言調說則民不辨法仁在身則民顯以佚之也財利之生微矣貪

以不得善政必簡矣苟以亂之善言必聽矣詳以失之規諫日至煩以不聽矣言之善者在所日聞行之善者在所能為故上者民之儀也有司執政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羣臣僕之倫也故儀不正則民失誓表弊則百姓亂邇臣便辟不正廉而羣臣服汙矣故不可不慎乎三倫矣故君子修身反道察說而邇道之服存焉是故工女必自擇絲麻良工必自擇齎材賢君良上必自擇左右始故佚諸取人勞于治事勞於取人佚于治事故

君子欲譽則謹其所便欲名則謹於右右故上者辟如緣木者務高而畏下者滋甚六馬之離必於四面之衢民之離必於上之佚政也故上者尊嚴而絕百姓者畀賤而神民而愛之則存惡之則亡也故君子南面臨官貴而不驕富恭有本能圖修業居久而譚情邇暢而及乎遠察一而關于多一物治而萬物不亂者以身為本者也故君子莅民不可不知民之性達民之情既知其以生有習然後民特從命也故世舉則民親之政均則

民無怨故君子莅民不臨以高不道以遠不責民之所不能令臨之明王之成功則民嚴而不迎也道以數年之業則民疾疾則辟矣故古者冕而前旒所以蔽明也統統塞耳所以弇聰也故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故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民有小罪必以其善以赦其過如死使之生其善也是以上下親而不離故惠者政之始也政不正則不可教也不習則民不可使也故君子欲言之見

信也者莫若先虛其內也欲政之速行也者莫若其身先之也欲民之速服也者莫若以道御之也故不先以身雖行必鄰也不以道御之雖服必强矣故非忠信則無以取親於百姓矣外內不相應則無以取信者矣四者治民之統也大戴記

子夏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子張既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和彈之而成聲作而曰先王制禮

不敢不至焉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讙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

孔叢子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孔叢子書曰茲殷罰有倫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

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獄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于怨寡矣能遠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為德也又曰書曰若保赤子子張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

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又曰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于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別堯舜以禪湯武之伐也又曰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為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

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之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令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為天子其如舜何又曰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絍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

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于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又曰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于山曰夫山者巋然高曰高則何樂爾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

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子張病召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子張死曾子有母之喪齊衰而往哭之或曰齊衰不以弔曾子曰我弔也與哉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褚幕丹質蟻結於四隅殷士也記檀弓

韓詩外傳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

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瞋目搤腕疾言噴噴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說苑孔子卦得賁喟然而嘆意不平子張進而問曰師聞賁者吉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賁非正色也吾思也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新序子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臣聞君好士故犯

霜露冒塵垢百舍重趼以見君七日而君不禮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于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于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臣聞君好士故不遠千里以見君七日不禮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中論孔子謂子張曰師吾欲聞彼將以改此也聞彼而不

改此雖聞何益　外傳抑子夏太甚新序好龍之說有似戰國辨士語附著之以廣所聞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家語作四十九歲狀貌甚惡

水經注澹臺子羽齎千里之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攘劍斬蛟蛟死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乃毀璧而去

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

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索隱吳國東南有澹臺湖從弟子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

家語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充其辨孔子曰里語云相馬以輿相士以居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失之子羽以辭取人失之宰予　史云貌惡而家語以為君子之容語正相反博物志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

命也與螻蟻何親與魚鱉何讎遂使勿葬

宓不齊字子賤孔安國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九歲史記作三十歲家語仕於魯爲單父宰辭行請君之近史二人與之俱至官宓子戒邑吏令二史書方書輒掣其肘書不善則從而怒之二史患之辭請歸宓子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免而歸矣二史歸報於君曰宓子使臣書而掣肘書惡而又怒臣邑吏皆笑之此臣之所以來也魯君以問孔子孔子曰宓不齊君子也屈節治單父將以自試也意者以

此為諫乎公㾓太息而歎曰寡人不肖亂宓子之政而責其善者數矣遽發使告宓子曰自今以往單父非吾有也從子之制有便於民者子決為之五年一言其要宓子遂得行其政於是單父治焉

說苑宓子賤為單父宰辭于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毋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說苑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

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陽晝之所謂陽橋者矣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齊人攻魯道由單父單父之老請曰麥熟矣今齊冦至不及人人自收其麥請放民出穫麥可以益糧且不資

於寇三請而宓子不聽俄而齊寇逮於麥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民寒耕熱耘曾不得食豈不哀哉不知猶可以告者三而子不聽非所以為民也宓子蹵然曰今兹無麥明年可樹若使不耕者穫是使民樂有寇且得單父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彊喪之不加弱若使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世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巫馬期入單父界見漁者得魚輒舍之巫馬期問焉漁者曰魚之大者

名為鱄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繩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返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闇行若有嚴刑於旁敢問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於此者刑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家語

吕氏春秋同說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

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說苑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過孔蔑問

之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孔蔑曰未有所得而所亡

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習以是學不得明所亡者

一也奉禄少鬻鬻不足及親戚親戚益疏所亡者二

也公事多急不得弔死視病朋友益疏所亡者三也

孔子復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未有

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日益

明所得者一也奉禄雖少鬻鬻得及親戚親戚益親所得者二也公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朋友益親所得者三也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子治單父而衆說語丘所以為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兄事者五人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人

不齊事之教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賢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小也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韓非子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今以單父之細治之而憂治天下將奈何淮南子賓有見人於宓子者賓出宓

子曰子之賔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賔曰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　與趙策馮忌說同見說客傳韓非子田明辜射宓子賤宰予不免於田常宋書畢萬保軀宓賤殘領　按闞止事誤宰我已見前宓賤死事當亦誤

儒家宓子十六篇又景子三篇說宓子似其弟子漢書

高柴字子皐又作羔少孔子三十歲史記作四十歲家語

齊人（鄭康成注衛人）高氏之族長不過六尺爲人篤孝而有法正（家語）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仕魯爲成宰（家語作武城宰誤）成人有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臯將爲成宰遂爲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臯爲之衰子臯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臯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魯子蒲卒哭者呼滅子臯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記檀弓）

後與子路俱仕衛衛蒯聵與孔悝作亂子路聞之馳往遇子羔出衛城門謂子路曰出公去矣而門已閉子可還矣毋空受其禍子路曰食其食者不避其難子羔卒去子路死之史記

說苑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亂子羔走郭門郭門閉刖者守門曰于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于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隧曰于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将去謂刖者曰吾不能虧損主人法令而親刖

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也無可奈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免于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行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韓非子同而以孔子為衛相人惡孔子於衛君衛君欲執孔子孔子走弟子皆逃子臯從出門誣甚文選注衛蒯聵亂子臯滅髭鬚衣婦人衣逃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原憲(檀弓作仲憲)字子思宋人(康成注魯人)少孔子三十六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家語)孔子卒原憲亡在草澤中(家語作隱於衛)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閻過謝原憲憲攝敝衣冠見子貢子貢曰夫子豈病乎原憲曰吾聞之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子貢慚不懌而去終身恥其言之過(史記韓詩外傳語繁而同)

漆雕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蔡人(康成注魯人)少孔子十一歲習

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家語

孔叢子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于德哉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按說苑馬人嘗事臧氏三世與開不仕者正相反非開明矣而弟子中又無所謂漆雕馬人者家語作漆雕憑亦無之

有若字子有魯人少孔子三十三歲史記作四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為人強識好古家語

有若問於曾子曰問喪於夫子乎曰聞之矣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聞諸

夫子也有子又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有子曰然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斯言告於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自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子游之言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

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以斯知不欲速朽也昔者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荆蓋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

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遣車一乘及墓而反言其既窆即歸不留賓客有事也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個遣車五乘人臣賜車馬者乃得有遣車遣車之差大夫五諸侯七个謂所包遣奠牲體之數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史記孔子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事之如夫子時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詩不云乎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畢乎他日月宿畢竟不雨商瞿年長無子其母為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之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

也　師事有若史不知何所本謬悠之言不足徵也

有若之喪悼公弔焉子游擯由左記檀弓

公西赤字子華康成注魯人家語同少孔子四十二歲史記

束帶立朝閒賓立之儀家語

孔叢子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

放之於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淮南子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

南宮縚一名括字子容孔安國曰魯人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汙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家語

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爾毋從從爾從從高也爾毋扈扈爾扈扈廣也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記檀弓

索隱即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康成注亦同並誤說見

後

巫馬施字子旗康成注魯人家語巫馬期陳人字子期少孔子三十歲史記

韓詩外傳子路與巫馬期薪於韞邱之下陳之富人處師氏者指車百乘觴於韞邱之上子路曰使子無忘子之所知亦無進子之所能得此富終身無復見夫子子為之乎巫馬期喟然而嘆曰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在溝壑子不知予與試予與意者其志與子路心慚負薪先歸孔子曰由何

為偕出而先返也子路以告孔子援琴而彈詩曰肅肅鴇羽集於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子道不行也使汝願者

顔無繇字路路者顔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史記

少孔子六歳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家語

曾蒧字皙曾參父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家語

司馬耕家語司馬黎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性躁好言語兄桓魋行惡嘗憂之家語

樊須字子遲康成注齊人家語魯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弱仕于季氏家語史記少三十六歲按哀十一年清之戰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蓋少孔子四十六歲至此裁二十三歲故云弱

公晳哀字季次家語作公晳克魯人孔子曰天下無行多為家臣仕於都唯季次未嘗仕史記潛夫論顏原公晳困饉於郊野

公冶長齊人字子長家語魯人名萇范甯云名芝孔子以其子妻之史記

海錄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

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張華云公冶長墓在城陽姑幕城東南五里所墓極高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孔子傳易於瞿瞿傳楚人馯臂子弓史記作宏誤子弓傳江東人矯子庸疵漢書作橋疵魯人疵傳燕人周子家豎漢書作周醜豎傳淳于人光子乘羽羽傳齊人田子莊何何傳東武人王子中同同傳菑川人楊何史記

梁鱣一作鯉 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史記

家語齊人少孔子三十九歲梁鱣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子今果然吾恐子自晚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顏幸字子柳康成注魯人 少孔子四十六歲史記

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

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記檀弓註子柳魯叔皮之子子碩之兄

冉孺字子魯一作曾家語魯人字子魚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伯寮史記作繚或云即申繚字子周史記馬融注魯人弟子也文翁禮殿圖有家語無

曹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伯虔字子析家語作伯處字子皙少孔子五十歲史記

公孫龍字子石孟子趙人康戍注楚人家語作公孫龍衛人詳趙傳少孔子五十三歲史記

說苑子貢問子石子不學詩乎子石曰吾暇乎哉父母求吾孝兄弟求吾悌朋友求吾信吾暇乎哉說苑

子石登吳山四望而歎曰嗚呼悲哉世有明於事情不合於人心者有合於人心不明於事情者弟子問曰何謂也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雒偷合苟容以順志而沈身

江湖頭懸越旗昔者費仲惡來革長鼻抉耳崇侯虎順紂之欲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頭足異所比干盡忠剖心而死令欲明事情恐有抉目剖心之禍欲合人心恐有頭足異所之患由是觀之君子道狹耳不逢明主狹道之中又將險危閉塞無可從出者

史記自公孫龍已右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三十五人

冉季字子產史記康成注魯人

公祖句茲字子之史記作公祖家語作公祖茲

秦商字子丕史記孔子四十歲其父堇父與孔子父叔梁紇康成注楚人家語魯人字丕茲少俱以力聞蘇轍古史少四歲説似近

申黨字周史記字子周或作續正義魯人或作棠即申棖家語申續按鄭康成云申棖蓋孔子弟子申續是申續即申棖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是申棠亦即申棖也

顔之僕字叔史記人家記字子叔康成注魯

榮旂字子祺史記榮祈字子顔家語

縣成字子祺康成注魯人家語縣成字子横

左人郢字行史記家語左郢字子行康成注魯人

燕伋字思史記燕級字子思家語

薛邦字子從家語誤薛為鄭史記鄭國字子徒益避漢諱邦作國

秦非字子之史記成注魯人康

施之常字子恒史記語字子常家

顏噲字子聲史記成注魯人康

步叔乘字子車史記人廣韻作少叔乘康成注齊

原亢籍史記字籍正義亢作冗家語原亢

樂欬字子聲 史記魯人家語作樂欣 正義

廉絜字庸 史記衛人家語字子曹 康成注

叔仲會字子期 史記晉人 康成注

家語魯人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璇年相比每孺子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顏何字冉 史記家語字稱史記索隱引 康成注晉人

秦祖字子南史記秦人康成注秦人

漆雕哆字子斂史記魯人康成注魯人

顔高字子驕史記家語名産

今本家語作顔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孔子適衛子驕為僕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使孔子為次游過市孔子恥之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漆雕徒父史記康成注字子有家語作從父字子文

壤駟赤字子徒史記秦人家語康成注秦字子從

商澤史記子季家語字子秀 康成注字

石作蜀字子明史記人家語作石子蜀 康成注成紀

任不齊字選史記人家語字子選 康成注楚

公良孺字子正史記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家語陳人賢而有勇

后處字子里史記家語作石處字里之 康成注齊人

秦冉字開史記家語無

公夏首字乘史記家語公夏守字子乘 康成注魯人

奚容蒧字子晳史記家語奚蒧字子偕 正義衛人

公堅定字子中史記康成注魯人或云衛人家語公肩字子仲

顏祖字襄史記正義魯人家語顏相字子襄

鄡單字子家史記家語縣亶字子象按鄡古作鄵鄡鄵單亶家象並以音形之近而譌以為家語無者誤

句井疆史記康成注衛人家語字子疆

罕父黑字子索史記家語字子黑一作字索

狄黑字晳史記家語字晳之

邽選字子斂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字子斂文翁圖作國選蓋亦避漢諱改之劉氏作邽巽

孔忠史記注云字子蔑

家語孔弗字子蔑孔子兄孟皮之子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弗為莫若弗知親而弗信莫若勿親樂之方至樂而弗驕患之將至思而勿憂孔蔑曰行已乎子曰攻其所不能補其所不備毋以其所不能疑人毋以其所能驕人終日言無遺已之憂終身行不遺已之患唯智者有之

公西輿如字子上史記家語作公西輿

公西蔵字子上史記康成注魯人家語字子尚史記自冉季已後無年及不見書傳者四十二人按公良孺顏高秦商叔仲會孔忠家語並有事迹是不見書傳者三十七人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家語

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用記檀弓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家語

莊子子桑戶死孟子反子琴張編曲鼓琴而歌孔子使子貢往待事焉反以告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

舊說家語無秦冉顏何鄡單公伯寮而有陳亢琴牢縣亶按古本家語顏何字稱縣亶即鄡單公伯僚實䜣子路家語黜之是所無者唯秦冉一人而已陳亢見經琴牢見莊子今增之

孺悲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

于是乎書小戴禮雜記孺悲欲見孔子辭以疾悲遂不得厠弟子之列然如戴聖所紀士喪禮由悲而傳闕之非是今增之

公罔之裘記射義

序點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葢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将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葢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悌耆耋好禮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葢去者

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葢廑有存者記射義

仲孫何忌孟僖子之子懿子也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左傳

仲孫說一作閱懿子之弟居南宮曰南宮敬叔禮康成注敬叔孟懿

子之子仲孫閱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南宮閱一名縚史記索隱南宮适家語作南宮縚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則諸說並以南宮适與括與縚與仲孫閱俱為一人 按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孔子弟子初不言括縚則南宮括別是一人明甚

孔子與敬叔俱至周問禮樂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

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 家語 家語 南宮敬叔以富得罪于定公奔衛衛侯請復之載其寶以朝夫子聞之曰若是其貨也喪不若速貧之愈 按敬叔無奔衛事說由檀弓而誤

孔璇 家語 前叔仲會 事見

惠叔蘭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為衛司寇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孔子家語檀弓記子蘭之喪祥子

游傳

左丘明魯太史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嚴彭祖注

漢書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論衡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

子壁中近得其實杜預注邱明受經于仲尼是為素
臣荀崧曰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史通丘
明躬為魯史受經于仲尼啖助曰左氏受經于仲尼
博采諸家叙事尤備此餘傳功最髙者　按諸家並
以丘明受業孔子至宋趙匡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
王安石疑左氏在孔子之後並誤葉夢得曰古有左
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
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

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矣按此則左丘明實為國語而作春秋傳者又別有左氏說又獨異

廉瑀 文翁禮殿圖

林放 文翁禮殿圖

牧皮事孔子學者 趙岐孟子注

子服何是為子服景伯 魯峻石壁畫像

賓牟賈 注不言孔子弟子然聞樂免席而請子曰居吾語汝是亦弟子之禮也 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備戒已久何也 夫武之樂

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對曰病不得其衆也武王伐紂病不得衆心故先鳴鼓戒衆久乃出戰令舞象此咏歎之淫液之何也對曰恐不逮事也恐諸侯後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望慕之情發揚蹈厲之已蚤何也對曰及時事也象及時伐紂不可緩也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坐跪也問舞武樂之人有時而跪以右足致地而左足仰何也對曰非武坐也言非武人坐舞法無坐也聲淫及商何也樂有貪商之聲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言武王實有心取商豈精明神武應天順人之志哉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

亦若吾子之言是也賓牟賈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何也言久立于綴也曰居吾語汝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將舞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志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象太公鷹揚之志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樂卒章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再成而滅商自第二位至第三位而象滅商三成而南自第三位至第四位極北而反南象克殷南還四成而南國是疆自北第一位至第二位象代紂後疆理南國五成而分周公

左名公右自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名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自第三位而復於南頭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為天子夾振之而駟伐盛威於中國也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戈矛四次擊刺象伐紂之兵威威于中國夾而進事蚤濟也舞者各有部分振鐸者夾之而進於武王之事為蚤成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久立于行綴之位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且女獨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當作及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于陳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

之行商容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禄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左東學在東郊射歌貍首以為節右射騶虞右西學在西郊射歌騶虞以為節而貫革之射息也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記樂記

鞠語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也梁邱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于禮樂審於服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而色悅之晏子春秋孔叢子同

顏涿聚史作濁鄒左傳作顏庚齊大夫初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

子為天下名士以終其壽呂覽 史記孔子世家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衆而于弟子列傳內無顏涿聚左傳黎邱之役涿聚為晉禽見齊傳 史記七十七人外增陳亢以下十七人合九十四人此外申棖申績即申黨鄭國即薛邦不並編入又莊子德充符篇有常季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按莊子多寓言不見他本亦不敢以假託編入也

孔子門人歐陽子云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于烏上畏鷹鸇下畏羅網夫人為善者少為讒者多若身不死安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常恐

行節之虧回是以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說苑

馯臂子弓弓一作弘楚人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子弓史記應劭曰子弓子夏門人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瞿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

橋疵子庸疵一作庇字子肩魯莊公族子世

商瞿受易以授橋疵子庸漢書史記謂子弓授子庸漢書謂子庸授子弓

魏文侯名都世本名斯受子夏經藝史記

段干木晉之大駔也學于子夏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呂覽路史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風俗通以為姓段名干木誤

高行子齊人趙岐注

子夏授詩於高行子徐整注

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陸德明注

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劉向別録

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布幕衛也繆幕魯也記檀弓　又曰曾子疾病曾元曾申坐于足大戴記作曾華曾子疾病曾元抑首曾華抱足而趙岐注以為曾子之孫誤

公羊高齊人子夏傳春秋與公羊高戴宏春秋論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為之傳

穀梁赤魯人子夏弟子風俗通麋信以為秦孝公同時人阮孝緒曰名俶字元始顏師古注名喜受經於子夏

樂正子春曾子弟子康成注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檀弓記

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

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曽子曽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無人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令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壹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

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記祭義　韓非子齊伐魯索讒鼎作樂正子春事與柳下惠同

檀弓魯人善於禮陸德明音義　胡寅曰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公儀仲子魯同姓之喪檀弓免焉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禮適子死立適孫檀弓曰何居我未之前聞也趨而就子服伯子即子服何景伯于門右曰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何也伯子曰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昔者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夫仲子亦猶行古之道也

子游問諸孔子孔子曰否立孫記檀弓孔穎達疏檀弓在六國時知者以仲梁子是六國時人故知也非孔門門徒而于仲梁子之下康成注曰魯人孔疏云魯有仲梁懷仲梁魯姓故知是魯人其說自相舛戾　按記檀弓與孔子同時而云六國時人誤

沈猶行曾子弟子趙岐注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于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墻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

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陽膚曾子弟子包咸論語章句

公明高曾子弟子趙岐注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犬馬宣說之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乎曾子避

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已說苑

公明儀子張弟子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又為曾子弟子孔穎達疏

子襄曾子弟子趙岐注

公孫尼子七十子之弟子顏師古注

沈約曰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曰緇衣公孫尼子作

孺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漢書

世碩陳人七十子之弟子顏師古注

世碩以為人情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王充論衡

儒家世子二十一篇漢書

景子說宓子語似其弟子顏師古注

景子三篇漢書

王史氏七十子後學者顏師古注

六國時人劉向別録

王史氏二十一篇漢書

李克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顏師古注

李克七篇漢書

羋嬰齊人七十子之後顏師古注

羋子十八篇漢書

公孫叚傳易於孔門者公孫氏別有三人馬一公孫龍字子石一趙人名龍字子秉為堅白同異之辯者一鄭大夫公孫叚字伯石

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

子思氏顏氏孟氏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韓非子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之儒

縣亶父子象孔子門人廣韻注索隱亶作豈家語無父字記檀弓有縣子瑣附著于下

陳莊子齊陳恒名名伯死使人赴於魯魯人欲勿哭公名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

勿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于是與哭諸縣氏縣子瑣曰吾聞之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言喪服上不降遠下不降畀滕伯文殷時滕君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又曰緆衰繐裳非古也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于以求之毋乃已疏

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記檀弓縣子瑣或即是縣亶父或別是一人姑附見之

公休哀孔子門人廣韻注

公析哀孔子門人廣韻注疑即孔子弟子公晳哀

盆成适孔子門人齊景公宿於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徙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

是以悲也公曰子為寡人弔之嬰往弔答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晏子春秋 孫奭曰嘗欲學于孟子誤按孟子時盆成括想別有一人孫奭所注蓋指彼耳

孟子 孟子弟子附

孟軻字子輿文選注孔叢子作子車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

孔叢子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禮敬甚崇客退子上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喻敢問

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非爾所及也孔叢子孟子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孔叢子子思謂孟子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人莫能階遠其志人莫能及子思子孟子

問牧民之道何先子思子曰利之孟子曰君子之教民者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子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不得其所不義則利為詐此為不利大矣風俗通亦以為受業于子思、按孟子上距孔子百二十年史說為得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

荀子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曰我先攻其邪心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

王而不說淳于髠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髠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潛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猶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孟子曰夫雷霆之震不能使聾者有聞日月之明不能使盲者有見公之君若此也髠曰不然揖封生高商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何也孟子曰吞舟之魚不居潛澤

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孰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適梁梁惠王數敗于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于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叟不遠千里辱幸至獘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孟子曰君不可以言利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而已矣何以利為梁惠王謀欲攻趙孟子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

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此段舊在作孟子七篇下令易置之新論秦攻梁惠王謂孟子曰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

風俗通孟子游于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于事情然終不屈道趨合當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去齊絶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孟子十一篇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

卿鹽鐵論孟子守舊術不知世務困於梁宋文選注

雖往來屯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　仕齊梁

為卿及為周威王師說皆異

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

天下方務于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子乃述唐虞

三代之徳是以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

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

儒家孟子十一篇漢書

馬總意林孟子曰白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
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文選注孟子曰有人道我
善者是吾賊也道吾惡者是吾師也法言孟子曰夫
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矣鹽鐵論孟
子曰今之士大夫皆罪人也逢其意以順其惡又曰
堯舜之道非遠人也人不思之耳漢書孟子曰紂貴
為天子而死曾不如匹夫是紂先自絶久矣非死之
日天去之也風俗通孟子曰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

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于皃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樂正克孟子弟子為魯臣趙岐注

萬章孟子弟子趙岐注索隱孟子之門人廣韻注離婁之門人

公孫丑孟子弟子趙岐注

浩生不害浩生一作告孟子弟子趙岐注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注趙岐

陳臻孟子弟子注趙岐

充虞孟子弟子注趙岐

屋廬連孟子弟子注趙岐

徐辟孟子弟子注趙岐

陳代孟子弟子注趙岐

彭更孟子弟子注趙岐

公都子孟子弟子注趙岐

咸丘蒙孟子弟子趙岐注

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趙岐注

桃應孟子弟子趙岐注

滕更滕君之弟來學於孟子趙岐注

論曰程子有言曰仲尼元氣也顔子春生孟子秋殺盡見又曰仲尼無迹顔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可謂體聖賢之審者然振聾昭昧辟邪直枉天生孟子亦寓復於剥乎四時之氣備而後歳功成孟子葢董其成者也

尚史卷八十五